

危地马拉之拍案惊奇

文/黄梓荣

危地马拉是中美洲一个很小的国家,却有一个世界上最大的玛雅文化遗址蒂卡尔,不仅如此,它还紧邻洪都拉斯的一个十分重要的早期玛雅遗址科潘。所以要看玛雅,这是一个必到之地。

我的美国学生听说我独自背包去危地马拉,都摇头,说那里太危险。还把报纸的各种新闻Email给我。可是我从网上看,去的人很多,被抢的案例,都在凌晨和半夜,还都在大城市。

来到危地马拉的费洛雷斯。这是一个很美的临湖小城,我住在一个很舒适的湖边旅馆。隔壁有家旅行社,老板是个宽宽厚厚的西裔小伙子。他向我推荐到科潘去的直达大巴车票,和别人比价格还公道。我就买了一张。

第二天傍晚,刚从蒂卡尔回来,就接到老板电话,说明天5点有早班车,会有出租车来旅馆,接我到外面大路口上车,要我提前做好准备,不要误点。

果然,天还黑着,就有人来叫我的名字上车。司机是一个圆脸微黑的中年人,很会笑,帮我拿了行李,就向城外的大路口开去。我看了一下表,才5点,到处黑乎乎的,一路上很少灯光。到了路口,连路灯也没了,更黑。司机下车,叫我也下来。我突然有一种不好的预兆:这里无人,这里月黑,这里只有我和司机,要逃到有人或灯光的地方至少5分钟。

怎么办?这时可能被吓醒了,脑子转得飞快。我一面埋怨他太早,又埋怨这鬼地方没人没灯,有一句没一句;一边到车上拿起我的背包。我的手伸进去,摸出了一把水果刀,黑暗里亮亮的。拿起一个苹果,问他饿不饿,把刀也亮给他看。不等他回答,我又把包扔进车里,拿起刀削起苹果来。

他客气,我硬是把苹果扔给了他,好让他手里有个东西。他谢过我就吃起来了。我看他笑咪咪的,好像也没什么不对。我想要是他贪

财,那我的包已经在他车上了,我是故意扔给他的,他开车一逃,我的危险就解除了。好在我的习惯是,要紧的东西不离身。

“他的”苹果吃完了。我离开十几公尺,到一边去打手机。先打了一个给丹佛的女儿。然后就打给自己,但听起来清清楚楚好像是打给一个朋友的。这个朋友就在本地,还在睡觉,我抱怨太早,抱怨出租车太旧,顺便告诉他车牌号,司机人不错,在陪我……

二十几分钟过去了,预定的情景没有发生。我默默的祷告,祈求上帝的庇护。

上帝是仁慈的,天终于慢慢亮起来了,汽车也开过去了几部,当然都没停下。一直到天大亮,也不见有像样的大巴,如同老板拿出的图片。我知道,这是一般的骗局,弄点小钱而已。给他面子,我装傻,不想去揭穿他。

我知道,戏快要结束了。果然,他咕哝了几句,就叫我上车,一会儿开到了一个人声鼎沸的汽车站。破旧,凌乱。他找了一个司机,给了一点钱,回来给我一张手写的纸,算是车票。那车是所谓的“Chicken Bus”,是由退役的美国校车改制的。这就是他给我安排的大戏的结尾。我接过车票,眼睛一眨,他人就没了,唱罢下场了。

而我的戏份还要进行。这种车又挤又臭,5小时的车程一共开了8小时还多。到目的地科潘小镇,已是夕阳西下。

尘埃落定,我算了一下当天的损益。损失:大约20多美元,误点6小时。收益:人财物安全到达目的地,将近两小时的惊魂不定,沿途民生和风情近距离接触。两天后,我终于坐在高敞舒适的空调大巴里,仅仅3小时就到了首都危地马拉市。

下车时,我想起了它的中文名:翻译得真好。■

说椰枣

文/邓小文

一下飞机就看到错落有致的椰枣树,高大挺拔特别养眼。以为就是南方的棕榈树。后来才知道这是埃及的国树,树叶呈羽状复叶形。椰枣树屹立在酷热沙漠中,树龄可达百年。椰枣树的果实,深褐色,形状和大小有点像红枣。旺产期一棵雌椰枣树每年可产椰枣几十公斤到上百公斤。椰枣既可做粮食,又是制糖、酿酒的原料。种子可以吃也可以榨油。果实产量高,是中东一些国家的重要出口农作物。作为埃及的国宝,椰枣举世闻名。如果你到埃及人家做客,主人都会用椰枣和热茶款待你。在埃及的宾馆和饭店的餐桌上经常可以看到它的身影。其实对它并不陌生,它就是帮我们度过困难时期的伊拉克蜜枣。现在看到满大街的青枣红枣,我常想在那饥饿的年代,我们自己的枣都上哪儿去了。俗话说桃三杏四梨五年,枣树当年能卖钱,说的就是枣最易栽培,但那时一枣难见,倒是伊拉克蜜枣来解了馋,那沁人心脾的甘甜至今难忘。想到两伊边界阿拉伯河地区曾经有椰枣

树1800万棵,但是受到战争、污染物、以及美索布达米亚湿地退化的影响,世界最大的椰枣林正在以惊人的速度消失,就心痛不已。

椰枣树在阿拉伯神话中具有重要地位,同时作为一种外来植物也十分受希腊人的喜爱,常常用其枝叶形状装饰在神殿的四周。

阿拉伯有句谚语:椰枣树是阿拉伯人的母亲、姑母和姨妈。给了阿拉伯人最大的恩惠。阿拉伯人最喜爱的食品,莫过于椰枣了。椰枣是阿拉伯地区的传统农作物,已有数千年的栽种历史。导游说起椰枣就激情澎湃,让我特别惭愧,至今不知道我们的国树是什么。

从他那里我知道了:埃及人在孩子出生时会在家种上几棵椰枣树,孩子成长过程中,椰枣是最好的食物;等孩子长大了,成家时建房用的梁柱、打家具的木料就都有了,椰枣树叶还可以盖屋顶。椰枣树陪伴埃及人的一生,也陪伴了我们的整个旅程。■



椰枣树
摄/邓小文

忆旧游:南京

文/陆蓓容

在我还顶着长圆寸的少年时代,曾经举家旅行到南京。到的那日正是除夕,安置无话。次日起来找饭吃,竟然满城觅食不得。人地两疏,自救无方,大家望着满街落锁的店面摇头苦笑。徘徊良久,发现一家馄饨铺只放下半张卷闸,连忙敲门进去,好言求告。终于和店家一起吃上了开年第一顿饭。这大约是九九年或两千年的事,印象之深难以磨灭。至于总统府中山陵之类,去过反而都忘了。

上大学后,断续跑了很多次南京。一年是考察。时正暮春,满目芳菲,孝陵神道两侧新枝细叶撩拨人。石马石象目送我们往高处爬去,而高处不过是暗红色一座空城。垂首一瞥,柱础残砖都在目前。又去栖霞寺看南朝石刻,千佛岩下有栋小屋,立足房顶,清楚看见阳光照到佛像身上,一层茸茸明

灭青黄。在寺里吃了素斋,转去看萧墓基石辟邪。夕阳渐下,四野颇为荒芜。这大家伙如如不动。一千五百年前故物,匆促相见,除了荆棘铜驼之感,便毫无概念,不能置一词了。饶是如此,也觉得年华风柳虽无体会,“酒醒天涯问六朝”,却真正是句诚实可感的好诗。

又一年去学习。住在南师大随园,要去东大建筑系听课。野棠花落,也是残春。每一所大学的草坪,都绿得像清香匀净的新毛巾,使人忍不住想要上去滚一滚。课是极好的,老师拿着陶湘刻的《营造法式》。从营造史讲到印刷史。可我听着听着就困了,在美丽的民国房子里曲肱而枕,安静地睡了一小觉。课后黄昏,师兄带队,一伙人闷声疾走,扫遍南大附近古旧书店。唯楚书店尤其好,门面白净而落拓,昏昏灯火,人挤书多。一阵

烧烤香气飘来,在满屋浮尘与霉味里轻轻打个转,又缓缓飘出去。

再后来就是去约会。只记得早春凛冽,雨脚蒙蒙,满城灯色晃在湿漉漉的地面上,映出旖旎的影子。什么文化、历史、遗迹、书,统统抵不过大冷天两个饿人四处吃。金陵中学附近吃一份鸭血粉丝汤,对面是下了晚自习的女学生。我老着脸凑到男朋友碗里吸溜一口粉丝。狮子桥去找梅花糕,雨里街头走到街尾,没有找着。明瓦廊去吃皮肚面,叫了最大碗,端上来两人面面相觑。虎着脸,吸口气,埋头苦干。浇头吃到一半,我已先饱了。枯坐半小时,等对方战斗完毕,碗里还剩一小半。哦,天呢。

几个月前,男朋友去南京开会。回来跟我说,他独自杀到明瓦廊,又要了一大碗——最后还是没吃完。■

水与桥

文/周轶

用直这个地方四面都是水,环绕它的有五个湖泊,澄湖、万干湖、金鸡湖、独墅湖、阳澄湖,有个很生动的说法,称它为“五湖之厅”。又有六条河流从镇内穿过,三条横向,三条纵向,交织在一起,称为“六泽之冲”。高启有诗曰:长桥短桥杨柳,前浦后浦荷花。人看旗出酒市,鸥送船归钓家。风波欲起不起,烟日将斜未斜。绝胜苕中刻曲,金童玉鲙堪夸。

小镇在江南名镇中有“古都”之称。用直的古桥很多,方志记载有七十二座半,现存四十座。大多是袖珍的小石桥。它没有时代精神的沉重负荷,仅与江南水乡人的审美情趣、生活之便相关。有的是一份精致的静幽和闲适。

用直现存的古桥,最早的有宋桥,也有元代、明清两代的桥。沿着一条贯穿古镇的小河边信步走走,体味一下“古桥博物馆”的滋味。那条河也够细的,如一根飘动的丝

线。所以建在那上面的桥,无论是平梁的,还是拱形的,都像玩具。有些桥的作用似乎不在于交通,而在于别的什么,譬如说,某种装饰作用。用直人喜欢造桥,有锁住财源不要流失的含义,看那小桥像不像一把锁?走到一处“三步二桥”边,这两座桥紧靠着,成一个直角。从这座桥走到那座桥,一、二、三,果然是三步,挺有趣的。

镇上最古老的桥在中心地段,叫丰桥,建于宋初。这是一座拱形桥,走到桥上,摸一摸桥石,被风雨蚀成蜂窝样的表面,已凹陷不平。石头也会老吗?

古石桥中最大的一座,是跨度有近六十米的正阳桥,建于明代万历年间,在镇子东头。桥一长一大,就显出些气魄。这是一座敞肩式的石拱桥。上面对称直立着四块莲花座的龙门石。桥面有六十六级石阶。

忽而想到,桥的风格,与水有

很大关系。水面浩阔,桥就大,就雄;水面细窄,桥就小,就秀。万里长江流到江南这一带,它的若干支脉不知怎么的就变得纤细温柔起来,织成了水网。杏花春雨江南,小桥流水人家。

坐上一条小小的游船,头包青花罗帕的船娘,扭动腰肢,轻摇船桨。河很窄,水很浅。船娘唱起了小曲。歌声宛转悠扬。原汁原味的吴音吴韵,特别地甜糯。

船穿过一个又一个幽暗的桥洞,两边的石驳岸以及筑在上面的房屋的粉墙、瓦檐、廊街上的红灯笼,绿树的投影,在船前方的碧阴水面上挤出窄窄长长的几何形状,不断地变幻着韵律。石驳岸上的缆船石,上面的缆孔有的雕成卧鹿、有的雕成飞举的鹤、有的雕成蕉叶、有的雕成刘海戏金蟾。船漾到跟前去看,确实很精致……■